

如何以「听说那个与我有婚约的少年郎死在了战场上，但他又回来了」为开头写一个故事？

听说那个与我有婚约的少年郎死在了战场上，但他又回来了。

有什么用呢，我都要嫁人了，而且嫁的还是当今太子。

十里红妆，声势浩大。

我坐在四平八稳的轿中，打算礼貌性哭一会儿，结果眼泪刚掉一半，轿子停了。

那个少年郎来抢亲了。

少年郎名叫陆渊云，是我父亲捡回家抚养的孤儿，十五岁就奔赴疆场，建功立业，不到三年就官拜将军。

他感念父亲栽培，提出要娶我。

至于为什么是我，大概是他知道，自己配不上丞相的嫡女。

我是他的退而求其次。

今日能嫁给太子，全靠反派们给力。

他们绑架了原要嫁给太子的嫡女江长宁，强行给我换上了喜服，送上了花轿。

意欲让太子丢人，同江家生出嫌隙。

我好委屈，但我不说。

若旁人知晓我这种心情，定要说我不知好歹，一个庶女嫁给太子，也敢提及委屈二字。

然而我委屈的不是嫁给太子，也不是因为那个少年郎。

是我自己的命运。

想我二十一世纪的母胎单身，竟穿书成了炮灰女配。

今时今日，我要去完成推进剧情的使命了。

一

风卷起轿帘，我隐隐看到一个身着玄色铠甲，手持银枪的人，立在路中央。

抢亲竟然单枪匹马，傻憨憨。

「大小姐，我活着回来了。」他扯着嗓子叫嚷，声音清冽洪亮。

人群已经安静如鸡好一会儿了。

估摸着大家伙儿都没反应过来，又或者是反应过来了，不敢应声。

我无聊地扣着指甲，这大哥怎么又虎又彪，回来了就回来了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。

佩服。

「哎呀，陆将军哟，这可是太子婚事，您可别闹了，快快让开吧。」一道男不男女不女的声音响起，带着诱哄的意味。

翻译过来就是，别闹，快滚。

「大小姐，我想在你出嫁前，看你一眼。」少年十分执着。

一听就是个不成熟的孩子。

我又打了个哈欠，感觉自己有点困了。

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。

事若关己，我也不理。

反正我就一炮灰，不值当去抢戏。

帘子突然被掀开，我猛地撞进一双漆黑如墨的眸子。

陆渊云震惊地看着我，「江……长乐？大小姐呢？」

书中陆渊云一直喜欢的是江长宁，他以为轿中是江长宁，是从战场回来的是一件事，就是想看一眼她。

可怜又可叹。

一声马嘶响彻晴空，紧接着一道低缓磁性的男音响起：「陆将军，你眼里还有孤吗？」

陆渊云站直身子，长枪一横，「江长乐与我有婚约，她不可嫁给你，若今日你执意如此，那便从我尸体上踩过去，太子殿下。」

他的声音里染了怒气，似有一枪将太子挑下马的气势。

太子就是我穿的这本《误终生》小说里的男主，殷泽。

书中对这个陆渊云没有什么描述，就一炮灰男配，比我出场还少，完成了推进剧情的使命后，就没再被提及。

但太子就不一样了。书中说他立如芝兰玉树，笑如朗月入怀。眉眼一转，便是万种风情。

我这人，生平对荣华富贵，权力地位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，唯有一爱好，经久不衰，死不悔改，那就是沉迷美色。

我真的太好奇了，于是小心翼翼掀开帘子一角。日光太盛，我只见一红棕骏马上坐着一喜服公子，面容是一团白光，我看不清楚。

倒是那陆渊云，方才没看清楚，这下看全了。

这人……也不赖啊。

皮肤是小麦色，配上斜飞的眉、漆黑的眼、挺翘的鼻、殷红的唇，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莽撞之气，莫名让人很有安全感。

一看就是不屑于玩阴谋诡计的那种人。

瞧见我在看他，他冲我咧嘴一笑，露出一口白牙，「长乐莫怕，我带你回家。」

……

这倒也不必。

我是个佛系穿书人。

那太子应该也瞧见我了，他翻身下马，逆着阳光向我走来。

长身玉立，宽肩窄腰。

随着距离越来越近，五官逐渐清晰。

我倒吸一口凉气，差点尖叫出声。

啊啊啊啊啊，这也太帅了吧！

他好看得像是画中走出来的一般。长发工整地高束头顶，眉似远山，目若朗星，唇色在一身喜服的反衬下，有些浅，倒让周身散发的贵气中，添了些许羸弱的美感。

他停在轿子前，轻轻扯动唇角，笑意不达眼底，「长宁呢，为何是你在轿中？」

大哥，你这是恃美行凶。

我狠心垂下头，拿起团扇隔绝他的目光。

按照剧情走的话，原主因暗恋太子，遇此机会，就想着将错就错真的嫁给太子。

结果在拜堂行礼时，当着一众有头有脸的人物面前，被迫暴露自己是个替嫁新娘，而后男主殷泽将她抛诸脑后，弃之不管。

皇帝碍于情面，册封原主为太子侧妃。

「我肯定是没有这个胆子犯如此大的罪，」我吞了吞口水，一鼓作气道，「有坏人绑架了江……姐姐，将我塞进了轿子，现在的我，也很无助很迷茫很弱小，如果你想利用我，尽管来，我一定配合。」

我可是一个经历过校园暴力、家庭暴力、公司内卷的人，太清楚与命运反抗的代价是什么了。

逆来顺受或许很无能，但肯定比反抗命运，要过得轻松。

我想这一世，能轻轻松松地活着，做一个守活寡的太子侧妃，也挺好的。

毕竟谁也不知道贸然改变剧情要承担什么后果。

「江长乐，你说什么，大小姐被绑架了？太子，你怎么保护的大小姐？」陆渊云疾步冲上来，一把扯过我手中的团扇，拧着眉头叫嚣道。

大哥，你一炮灰男配，能不能不作？

我们安安静静活在主角光环下不好吗？

殷泽垂下眼睫思忖了一会儿，一甩衣袖，看着我淡淡道：「给你一次机会，回丞相府还是去东宫？」

二

「东宫。」

我都没想到陆渊云这么勇猛莽撞，在我掷地有声地说完东宫二字后，他冲过来扛起我就跑。

被一众御林军追击的感觉，可真是不要太刺激。

我奋力挣扎着从陆渊云腰后抬头，去看殷泽，发觉他正用一种如渊似海的深沉目光看我，吓得我背后一凉。

这太子在书中可是个亦正亦邪之人，顺他者昌，逆他者亡。

我忍着害怕，朗声表忠心：「太子救我，我要去东宫，我要跟你啊！」

跟着这个炮灰男配没前途。

陆渊云身形一顿，不悦道：「江长乐，你有没有廉耻之心？」

侧身躲过后方飞上来的暗器，陆渊云跳下屋顶，继续狂奔，「大小姐喜欢太子，你和她争什么呢，我难道很差吗，你为什么不肯嫁给我？」

说到后面，他的尾音有些颤抖，似乎想掩盖住一些悲切。

他为他的女主，我为我的剧情。

话不投机，我懒得再挣扎，万一误伤着自己就不好了。

安全无小事，防范是关键。

陆渊云抢了一个可怜路人的马，带着我策马狂奔，将身后追击的人越甩越远。

我只觉得自己的屁股在马背上要碎成了八瓣。

不知跑了多远，终于在一个半山腰的小院子前停了下来。

青山葱郁鸟啼声，白日空悬树下阴。

这里真适合养老。好山好水好空气。

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你……」带我躲在这儿，也没用，我可是个还要发光发热的工具人。

比你重要多了。

「你若嫁给太子，大小姐会伤心的。」他不由分说地扛起我，进入竹屋。

屋内摆设十分简朴，一方桌子，两个椅子，屏风里侧摆着一张小木床。

他将我放在床上后，又在屋内翻来找去，最后递给我一件白袍让我换上。

褪去凤冠霞帔，我整个人舒服了不少，大大咧咧躺倒床上休息。

「我要回东宫，不然你我性命堪忧，不骗你。」

我侧头看他，刚想装一装深沉，他突然涨红了一张脸，步履仓皇地往外跑。

「我……我没看清楚，没看清楚。」

低头一看自己，身上的白袍宽松，露出了一侧肩头，往下还能看到一点起伏的曲线，光着脚，也没有穿鞋袜。

对于一个古代人，这尺度堪比内衣秀。

我无暇关心他，在这人生地不熟，又有剧情掣肘的地方，我一个做啥啥不行，吃啥啥不剩的穿书人，最理智的做法，就是顺着剧情走完自己潦草却富贵的一生。

当下之急，是将这个变故圆回去，想个办法继续去做太子侧妃才行。

躺得迷迷糊糊时，门外响起脚步声。

很快门被人推开，殷泽和我那丞相父亲前后脚走了进来。

见我衣衫不整，披发赤足，两人很快联想到了什么，父亲勃然大怒，殷泽面沉如水。

下一瞬，殷泽挡在父亲身前，解开外袍将我兜头盖住。

「江长乐，你今日当众上了东宫的轿子，却又和陆渊云做出这等不齿的事情，你说，孤该拿你如何？」

电光火石之间，我猛地想到古代有守宫砂这个神奇的小玩意儿。

忙挽起衣袖，露出手臂，支起上半身，递给殷泽看，「太子殿下，我是干净的。」

殷泽目光掠过一抹暗色，薄唇轻启：「自重。」

「这事关女儿家的清白，我必须解释清楚。」我一骨碌爬起来，动作太大，白袍突然松散，大半个肩膀暴露在空气中。

这尺度在古人眼中，应该就是什么都没穿了。

殷泽立马冲上来，将我按在怀中，用宽大的衣袖遮挡。

「丞相大人，您请先出去。」

父亲尚未反应过来发生了何事，就看见我二人突然抱在了一起。

神情一时间有些复杂。

父亲前脚刚走，殷泽就放开了我。

「你倒是有心机，」他背过身，留给我一个修长挺拔的背影，
「你为何想入东宫？」

为了混吃等死。

「我不过也是一个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可怜人。」我半真半假地说道，「上花轿不是我本意，被劫走也不是我本意，如今，与太子在此对峙，更不是我本意。细细想来，我什么都没做，但在你们眼中，我却是那个满腹心机，做尽坏事的人，实乃不公。」

他身形一僵，回头看我。

窗外阳光斜斜打进来，他的脸一半藏匿在阴影中，一半被光线照亮，让人无法分辨他真正的情绪。

「江长乐，主宰自己命运这种话，下次莫说了，姑娘家，傻一点为好。」半晌之后，他轻轻说道。

我点头如捣蒜。

穿越最忌讳说人人平等，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，这无异于挑衅当权人。

下次说话一定得谨慎谨慎再谨慎。

三

我成功跟着殷泽来到了东宫，当上了太子侧妃。

新婚洞房夜，独守空闺。

虽意料之中，但还是忍不住心头悲切。

也不知我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消除这守宫砂，上一世没有体验的快乐，如果在这一世，还是体会不到，那我怎么着也得在其他地方找补回来。

如此一想，我便悄摸摸出门了。

在偌大的花园里转了半晌，我成功迷路了。

月朗星稀，晚风徐徐。

我蹲在假山旁，一边啃着刚从厨房偷出来的鸡腿，一边念叨不如绝味、周黑鸭好吃。

「你在干什么？」一道声音突然响起，吓得我握紧了我的鸡腿。

目光慢慢从黑靴往上移动，定格在那张俊逸惊艳的面容上，一时间不知该怎么解释我出来偷鸡腿这个事情。

「怎这么没有规矩，想吃什么就让宫人去准备，何须用偷？」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背后是皎洁明月。

我恍惚觉得这人如明月一般清冷，高不可攀。

「我比较独立，自己的事喜欢自己干。」我干笑道，想站起来，腿麻了，一个趔趄，鸡腿掉到了地上。

遵循三秒原则，我飞快捡起来，吹两下，正准备咬一口，殷泽拦住了我。

他看我的目光带了淡淡怜悯，说话的语气也有了些许温度，「脏了。」

「好。」一番纠结，我决定还是少说话，不立人设，当一个没有存在感的女配好了。

他嘴唇动了动，没有说话，看了我一眼，转身走了。

我想着等他走远，再把鸡腿干掉，他突然回头，「不走，继续在花园里乱逛吗？」

合着这人早就看到我在花园里乱逛了。

我亦步亦趋跟在他身后。

他带着我回到寝殿，在门口，他看着我手中的鸡腿，「安分守己一点，孤不会亏待你。」

我乖巧点头。

一阵沉默之后，他冷不丁说道，「孤觉得你很聪慧。」

我如临大敌，他先前告诉我姑娘家傻一点好，现在又说我很聪慧。

这不像好事。

翌日一早，我尚未睡醒，就感觉有只麻雀不停在我耳边叽叽喳喳，弄得我心烦气躁。

「再睡十分钟，求你了。」我抱着被子，有气无力地哀求道。

但那人明显没有心，还在不停叫唤。

我一下子从床上坐起，痛苦捶床。

「再睡十分钟会怎么样啊，做个人吧你。」

「侧妃娘娘，今日要去给皇后请安，可不能迟了。」一个清丽的女子战战兢兢地行礼说道。

我猛地意识到自己的新身份，用了好几秒才堆出假笑，「是是是，我这就起床。」

好一顿捋飭后，我穿着烦琐的宫服，顶着满头珠翠，跟着一众宫女前往皇后寝殿。

途经宫门时，见陆渊云正直挺挺跪在晨曦之中，身后背着荆条。

昨日那般豪横一人，这会儿却在负荆请罪。

果然，古代不好混，皇宫不好混。

我得更加警醒才行。

「喂，你没看见我吗？」错身而过之时，陆渊云突然喊道。

他眼睛瞪得圆圆的，脸上大大写着不爽两个字。

我心中暗自叹气，少年终归是少年，一点惺惺作态都不会。

既然负荆请罪，那怎么也不能露出这样的表情来啊。

「陆将军，这乃太子侧妃，您怎可如此不讲礼仪，连个尊称都没有？」早上喊我起床的宫女义愤填膺道。

「侧妃？」陆渊云昂起脖子，死死盯着我，「你宁可做小，也不愿当我正妻？」

我真听不下去了，这人迟早死在这张嘴巴上。

「陆将军，你岂可和太子比，下次万万……」

我本想劝诫他，他是臣，殷泽是君，不可放在一起做比较，却不想被他误会我是趋炎附势的人。

他白眼都快翻到头顶上去了，撇嘴道：「臣等着看侧，妃……娘娘的风光日子，呵。」

侧妃两个字他说得又慢又重，像是恨不得直接开骂我是小三。

好幼稚好深情一男人。

我不再回他，默默走了。

到皇后寝宫时，里面已经坐满了后宫嫔妃。

吓得我腿肚子都在打战。

女人最会为难女人。

而后宫的女人，更是高手中的高手，谈笑间便能置人于死地。

幸好之前我在丞相府认真学习了各种礼仪，倒也没让他们挑出什么错来。

皇后说了几句场面话后，便让众嫔妃退下，独留我一人，瑟瑟发抖。

「本宫那儿子之前和本宫说什么想要一生一世一双人……」皇后凤眸微眯，上下扫视着我，「你能入东宫坏了他这念头，本宫很高兴，你不用怕本宫。」

我唯唯诺诺地行礼回道：「长乐多谢母后的喜爱。」

皇后突然柳眉一竖，「倒不至于喜爱，你若想得本宫喜爱，那就尽快让太子进你的房间。」

这有点难。

我可是一个守活寡的太子侧妃，书中设定，命运安排。

见我露出难色，皇后恨铁不成钢地叹道：「本宫会帮你的。」

四

晚上月亮刚刚升起，殷泽就被两个太监抬着送上了我的床。

我一脸蒙地品尝着白日皇后赏赐的燕窝，看着太监对我挤眉弄眼，大脑一阵空白。

这是何意？

「娘娘，该就寝了。」

一唇红齿白的小太监见我不懂，上前拿过我的瓷盅，指了指床上。

灵台瞬间清明，这恐怕就是皇后的帮助吧。

我夺过瓷盅，将里面剩余的燕窝一口干掉之后，露出势在必得的笑容，「辛苦公公了。」

两位太监欣慰一笑，恭敬地退了下去。

门刚一关上，我便收敛了笑容，拿过桌子上的糕点，细细品尝了起来。

别说，没加添加剂的，还真有点吃不习惯。

刚吃完两块，门外响起敲门声，一尖尖细细的声音说道：「娘娘，怎么还没有动静，需要奴才帮忙吗？」

我差点被噎死，怎么还带偷听的，还热情得想要帮忙？

皇后真不愧是皇后，想得就是周到且细致。

我走到床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沉睡的殷泽，他如玉的面庞爬满了酒意，薄唇鲜艳欲滴，带着莹莹水光。

睡得并不安稳，眉头微蹙，鸦羽般的长睫时不时会扑闪一下。

我看着忘了神。

突然，他唇角勾出一抹纯真的笑意，梦呓道：「阿宁。」

声音温柔得像羽毛轻浮湖面，听得我心尖一颤。

我酸了，好想踢翻这狗粮。

缓缓坐到地上，我开始有节奏的摇床。

喝醉酒的男人，应该有个三四分钟就差不多吧。

床的咯吱声，配合着我的哼哼哈哈声，总算让门外监听的人满意了。

看着倒映在窗户上的人影消失后，我回过头，刚想休息下发酸的手，却猛然和殷泽目光交汇。

他不知何时睁开了眼睛，正直勾勾地看着我。

眼底是毫不掩饰的探究。

想到刚刚我的行径，我老脸一红，尴尬得手足无措。

「你叫什么？」他慵懒地撑起上半身，修长白皙的手指在大腿处有节奏地叩击。

我僵硬地转动脖子，看向摇曳的烛火，「江……长……乐。」

这笑话很冷，但我总不能说我在叫……床吧。

他轻轻嗯了一声，尾调拖得有些长，隐隐还带着几分揶揄。

我仿佛被雷击中一般，动也不敢动，只能疯狂眨眼睛。

这算怎么一回事，社死现场吗？

而且这个殷泽，哪里像是醉了，分明是装的，一直在看我玩把戏呢。

他缓缓坐起身，岔开双腿，垂着头，长发自两侧垂下，遮住了俊逸的面容，只能看到一个高挺的鼻梁。

好一会儿，他再度看向我，眸中一片波光，像是万千星星汇聚的银河。

「你很聪慧。」

又是聪慧。

啊，我不聪慧，我只是先进……只是开放……只是怂。

「孤是装醉，想来你看出来了，母后那边，戏照演不误。」他拿起刚刚太监铺在床上的白绢，扔向我，「你懂得如此多，应该知道该如何做吧。」

我手忙脚乱地接住白绢，飞快点了两下头。

不就是落红吗，扎破手指的事。

殷泽突然凑近我，鼻梁几乎要抵在我的侧脸上了，「下次遇见陆渊云，切记勿要那么多话了。」

在这深宫，一言一行，细枝末节都要被人盯着，好惨啊。

我轻轻点了点头，拉远与他的距离。

「是，太子殿下。」

他猛地抬起我的下巴，强迫我与他对视，「孤这个太子，不能行差踏错半步，你既然做了孤的人，便要与我同心协力。」

噫，看了这么多的宫斗文，这点事儿我能摸不清楚吗？

殷泽虽爱美人，但更爱江山。不然也不会一边和皇后说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一边准许我入东宫。

他做的一切，都是权衡利弊之后的取舍。

我认真地点头，「是。」

他拧起好看的眉头，露出疑惑的神情，但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，松开我，迈着步伐走了。

五

我一个人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，晃荡着小腿。

忽略这些宫斗，日子还是很美好的。

锦衣玉食，荣华富贵，还有什么不知足的。

上一世，我可从来没吃过燕窝。

我正在脑海中为自己规划明天的菜谱，窗户处突然翻进来一个人。

「喂，你同太子……那啥了？」陆渊云扯下脸上的黑布，露出绯红的脸颊。

看他这羞愤的模样，估摸着刚刚也在外面偷听。

「你倒真是不怕死。」我翻了个身，闭眼假寐。

却不想这个莽撞人，直接冲过来，居高临下地按着我的肩膀，目眦欲裂地看着我，「江长乐，你好过分，太子不爱你，他爱的是大小姐，你如此做，既伤害了大小姐，又作践了自己。」

我冷笑着看他，也不答话。按照他这逻辑，殷泽来我这儿，我就该不怕死地把她轰出去吗？

他眼尾慢慢红了，颓败地松开我，坐到地上，失神地看着自己手背上蜿蜒的疤痕。

天下爱而不得的人，最可怜。

我按捺不住自己同情心的泛滥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「大哥，告诉你个真理，爱自己就不会失望。」

他好半晌才动了动，侧目看傻子一样看着我，「当一个妾就是你说的爱自己？」

还不等我回答，他哼哧哼哧地爬起来，对着我翻了个大大的白眼，「若不是皇后耍滑头，殷泽怎么可能上你的床。」

好家伙，皇后耍滑头，直呼太子名讳……吃枣药丸啊。

「你那什么眼神？」他质问道。

我忙垂下眼眸，耸了耸肩，「我觉得你说得对。」

他愣了一下，到底有几分不忍，干笑道：「没没没……没关系，男女之事也不是那么有意思，对吧？」

「对。」

我低着头瞟了他一眼，他蓦然羞红了脸，似是刚反应过来自己说了什么，逃一般跳窗而走。

自同房风波之后，皇后看我的眼神柔和了几分，宫人们对我也恭敬了不少。

但殷泽却再未踏进我寝殿半步。他在忙着娶他心心念念的正妃。

我乐得清闲，一有时间就跑去御膳房，围着那几个厨子转。他们误会我是想学习厨艺，讨好太子，教得十分卖力。

前世我就喜欢捣鼓厨艺，底子不错，这会儿再一古今结合，大胆创新，不过几日，就打出了厨神的名号。

我做的卤鸭脖卤鸭爪，深受宫人喜爱。

人怕出名猪怕壮。而我，不仅出名了，也壮了。

更可恨的是这具身体从小没怎么吃辣，根本不习惯我的川系佳肴。

是以，江长宁嫁进东宫的这天，我顶着一脸的痘供人笑话。

我倒不在乎，左右不过一个配角。

但陆渊云却觉得他和我惺惺相惜，半夜又偷溜进我寝殿，还带来了两坛酒。

「喝酒，喝醉了就不会难过了。」他强行拽着我飞上院中的梧桐树上。

我不敢下，也不敢动，更不敢大声呼叫。

明月如玉盘，散发着绸缎一般的光华，无故引人哀思。

我眨了眨眼睛，缓解刚刚涌上来的泪意，接过酒抿了一小口。

「江长乐，你该嫁给我的。」陆渊云大口灌了一大口酒，「如此也能自由许多，我是个好人，可惜啊。」

「陆渊云，你信命吗？」我看向他硬朗的侧脸，「如果结局已然定好，那又为何要费心力去折腾，我不年轻了，也不喜欢冒险了。」

前世，我信奉自由和爱，撞了南墙亦不回头。

可我得到的是什么呢？

是一颗真心被人扔在地上碾碎，是亲人嘲讽我异想天开，是好友一个一个与我背道而驰。

「陆渊云，你看你多惨，爱上一个不爱你的人，落得现在死不了，也活不好的下场。」我举起酒坛碰了他一下。

曾经我也是这样，死不了，活不好。

他苦笑一下，又仰头灌了一大口酒，「你比我惨。」

这又不是什么荣誉大赛，有什么好争的。真是个孩子气的人啊。

两坛酒几乎都被陆渊云一个人喝完了。

我本还担心这人会趁着醉酒闹出什么事，却不承想，喝醉的他十分乖巧，瞪着一双水盈盈的眼睛看着我。

「我这样出宫不方便，我去找个角落睡觉哈，你早点睡，不要整日担惊受怕，有我在呢，只要我不断打胜仗，定能护着你和大小姐。」

他口齿不清地说道。

我心中一暖，点了点头。

他揽着我的腰，飞身往下。

落地时，我没站稳拉着他的衣襟往后倒去，他飞快护住我的后脑勺。

地上有一个石头，磕破了他的手。

他却不甚在意，爬起来第一件事是嘲讽我没用。

好家伙。

离去前，他飞身至墙头，背对着我，声音缥缈，「江长乐，别欺负大小姐。」

我吐出一口浊气，倚靠在树干上，看着他离去的方向久久不能回神。

若有人如此爱我，想必我是招架不住的。

可惜啊。

回房时，途经小厨房，听到里面有窸窸窣窣的声音，蹑手蹑脚跑进去一看，吓得差点当场去世。

穿着白色亵衣的殷泽，正翘着屁股趴在灶台上，津津有味地啃着鸭脖。

听到动静的殷泽，飞快站起身，有模有样地背手而立，倨傲不羁地看着我。

「孤听闻你手艺不错，正好经过就来尝尝。」

我忙垂下头，体贴道：「太子殿下今夜辛苦了，理应好好进补。那卤汤里还有鸭肾，您可以多吃点。」

说完，我飞快行礼告退，一颗心扑腾扑通快跳出来了。

六

第二日一早，我还未起床，已是正妃的江长宁来找我一起去给皇后请安。

殷泽也在。

「求求小音了，让我再睡一小会儿，我就眯一下。」

我以为又是贴身宫女小音，缠紧被子继续睡。

「长乐，我是姐姐。」一道温柔似水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，炸得我一激灵从床上坐起。

江长宁，女主。

「好了，我去外面等你梳洗，别怕。」她温柔得对我笑了笑，而后牵起殷泽的手，娉婷多姿地走了出去。

那背影真是羡煞旁人。

我睡眼惺忪，大脑当机了好一会儿，才得以恢复思绪。

女主入住东宫后，我的第一波助攻，便是在回门宴上。

家族对女主格外重视，却忽视我，这让府中一从小与我交好的小厮看不下去，想使坏把女主推进池塘。

可是呢，慌乱之中，我被人挤下去了，挤下去瞬间，我还手疾眼快地把女主拖下去了。

女主为此病了好长一段时间，所有人都在怪我，唯独女主温柔体贴大方善良，对我没有一句怨言。

养病期间，殷泽对她百般疼爱。

而我声名狼藉，门可罗雀。

「娘娘，快些起床吧。」小音俯身在一旁轻声提醒。

我回过神，叹了口气，等完成这一波助攻，应该就能轻松好一阵子。

从皇后处请完安，我便找了个借口溜了，留他们两个人慢慢悠悠在宫廷里闲逛。

没走几步，便听到殷泽对江长宁说：「你这妹妹，很聪慧。」

回到宫里，我开始准备减肥，近来长了些肉，不能任由其发展下去。

绕着院子跑步，跑得满头大汗时，陆渊云突然翻墙进来，手上提着一只血淋淋的兔子。

吓了我差点岔气。

他却像是毫不知情一般，嘤瑟地将兔子递到我眼前，「肥吧，听说你厨艺好，特意找你来做。」

我拍着胸口缓了好一会儿，接过兔子，掂了掂，确实有点分量。

「不错不错，去剥皮吧，正好我吃饱了继续减肥。」

「减肥？」陆渊云警惕地看着我，「你还想着争宠？」

「呵呵，我就不能是为了取悦自己而减肥吗？」我拧着眉头说完，就看到殷泽从转角处走出来。

他看我的目光有几分古怪，好像隐隐还带着不悦。

「陆将军，私会侧妃，可是秽乱宫闱的重罪。」

我偏过头去，只顾盯着手中的兔子，不打算参与。

一双黑色云金靴慢慢走入我的视线，离我越来越近，下一瞬，我被一只长而有力的手臂环住了腰。

「阿乐，你不打算求求情吗？」

我毫不犹豫地摇头。

各人有各人的宿命，岂是我等蝼蚁可干预的。

况且书中陆渊云也不是死于此时。

殷泽的心情怪异地好了起来，他松开我，率先往小厨房走去。

「阿乐，来让孤看看，你那声名远扬的麻辣兔头是怎么做出来的。」

麻辣兔头本是我偷偷摸摸做出来解馋的，都是因为一宫女咋咋呼呼，看见我和小音蹲在墙角啃兔头，吓得跑出去乱喊，「啊啊啊啊，兔兔那么可爱，你们竟然啃它的头。」

这一喊，让后宫中格外喜欢吃肉的嘉嫔听见了，当下让我带着兔头去找她一起啃。

一来二去，加入的队伍越来越庞大，啃兔头风靡了半个后宫。

兔子都不够了。

而我自那后，再也没好好吃一顿兔头。

昨天我和小音还为此长吁短叹来着，悔不该才华外露。

说来也巧，陆渊云这兔子送得真及时。

指导陆渊云处理好兔子后，我手起刀落砍下兔子头，一肉沫飞溅到了殷泽脸上，他不悦地哼了一声。

我以为他要远离这血腥场面，却没想到，他只是换了个位置，继续盯着我。

头做椒盐兔头，身子做麻辣兔丁。烟火缭绕中，我闻着香气，心情大好，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小调。

一边做菜一边收拾厨房，菜做完，厨房依然干净整洁。

这样我十分有成就感。

但一转头对上殷泽和陆渊云两个人探究的眼神，我兴奋之情逐渐平息，连腰都不自觉弯了一点。

吃饭是件极其讲究气氛的事情，夹在殷泽和陆渊云两个人中间，我完全提不起胃口。

但显然，殷泽和陆渊云他们完全不受影响，俩人像是在比赛谁吃得快一般，被辣成了香肠嘴，也都执拗得不肯先喝水，仿佛先喝水是一种认输的行为。

我真真见识了，什么叫男人的幼稚。

好不容易熬到两尊大神要走，江长宁又来了。

「大……太子妃。」陆渊云恭敬地行礼，眉眼低垂，看不出任何情绪。

「陆将军怎么在这儿？」江长宁自然而然地站在殷泽身边，笑得温柔如春水，「殿下，你的嘴巴怎么这么红，好像还有点肿呢，快去传御医。」

我忍着笑意，制止了她，「姐姐，太子这是吃辣了，过会儿就好。」

殷泽瞥了我一眼，「陆将军，孤好久没与你比画比画了。」

陆渊云自始至终低垂着头，没让任何人看到他的面容，听见这话，点了点头率先迈开步伐向外走去。

江长宁叹了口气，拉着殷泽的肩膀轻声劝慰，「他秉性耿直了些，也不会官场那些虚与委蛇，殿下多多担待。」

殷泽深切地看了我一眼，淡淡嗯了一声。

两个男子走后，江长宁主动牵起我的手，盈盈目光上下扫视着我。

「长乐，你……」她拧着柳叶眉，微微嘟着唇，像是很苦恼一般。

我紧张地看着她，我怎么了？

好一会儿，她沉重地摇了摇头，「你长胖了。」

我表情管理险些失控，内心撕心裂肺地咆哮道：「在减了，在减了……」

「长乐，回门那日，你兴许要受些委屈，家里那些人趋炎附势，爬高踩低的，一时半会也改变不了。」

真不愧是女主，我真地点了点头。

「长乐啊，」她拉着我往寝殿内走去，「帝王家的人，情爱本就稀薄，我自己有的都不多，没办法再分给你。」

我停下步伐，郑重行礼，「长乐知道，长乐如今只求安稳度日，姐姐尽管放心。」

她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没再说话。

七

很晚江长宁才离去，她的背影在夜色中略显单薄，尽管前拥后簇，但仍看着悲凉。

我靠在宫墙上，想着今日江长宁的一颦一笑，这个女人很温婉很通透，笑起来，就像拂过漫山遍野的徐风。

「小音，我好难过啊，我又一次做了兔子没吃到兔子。」

小音歪着头打量我，「娘娘，你哭了。」

我别开眼，「有虫子。」

墙头跳下一黑影，焦急道：「我看看，别动……」

小音正想呼喊，我手疾眼快地捂住了她的嘴巴，转过头怒视来人。

斥责的话就在嘴边，可看清他脸上的伤之后，却怎么也说不出了。

「陆渊云，谁那么狠，专打你的脸？太子吗？」我惋惜道，这脸要是留了疤痕，那真是可惜了。

陆渊云飞快背过身去，声音闷闷道：「义父有交代，和太子比武，我只能输。」

他口中的义父，就是我那丞相父亲。

「那你义父没交代，侧妃的寝殿你不能来吗？」我拉着小音往寝殿里走。

「长乐，对不起，以前是我对你有偏见。」陆渊云拉住我的袖摆，「我总以为你会欺负大小姐，但近来我发现，你……挺好的。」

我本就心中烦闷，此时听他这话，更加烦闷了。

「陆渊云，我一点也不在乎你怎么看我，知道吗？我本就是一个异类，不需要你们费心力了解我。」

说完，我疾步离去，关上房门，化悲愤为力量，将一盘子糕点吃得干干净净。

接连几日心情都不太美丽，到了回门这天，我兴致恹恹，江长宁一路都在宽慰我。

连向来不太说话的殷泽，也跟着说了两句好话。

我受宠若惊，忙端出假笑。

一切发展和剧情都差不多，除了跌落池塘这一幕。

本应我和江长宁一起掉落池塘，却变成了，江长宁一个人掉落池塘。

我想也不想，一个猛子扎进水中。喝了几大口水后，我才恍然大悟自己干了件多傻的事儿。我主动跳下水和我拉江长宁下水，这根本是两个不同动机的事。

接连两声「扑通」，殷泽跳下水救起了江长宁，陆渊云跳下水救起了我。

场面一阵混乱，我躺在地上，被陆渊云一下一下按压着胸口。有女眷觉得此举不妥，想拉开陆渊云，可他却执拗地不肯，一言不发地继续按压，直到我吐出两大口水来，才放开我。

「你又不会凫水，赶着跳下去救人干吗？」他红着眼睛凶道。

我不知如何解释，只能沉默地看着他。

他却飞快背过身跑了，在地上留下一串湿漉漉的脚印。

直到我回宫，都没再出现过。

半夜我发起了高烧，迷迷糊糊听到殷泽的声音，「快去传御医。」

完蛋了，剧情真的被改变了。

这场病本应江长宁生才对啊。

有苦涩的气味钻进鼻子，紧接着一道温柔低沉的嗓音在耳边响起，「阿乐乖，张嘴喝药。」

我烧得浑身难受，脾气也大了起来，闭着眼睛挥舞着手，「我不喝，你走开，小感冒而已。」

耳边安静了好一会儿，下一刻，一温软湿润的物体贴上了我的唇，缓缓渡过来一口汤药。

我震惊地睁开眼睛，看着坐在床边，双颊微红的人。

殷泽端着药碗，故作平静，「还要吗？」

我往床后缩了缩，他倾身过来，拂过我额前乱发，「别怕我。」

「我自己喝。」我的声音沙哑难听，透着浓浓的紧张。

殷泽听了，眼中闪过一丝失望，他扶着我坐起来，将药碗放在我手上，「罢了，孤不说话了。」

「你……可以走吗？」将药一饮而尽，我小心翼翼地问道。

他蹙眉看我，眸光幽暗，深不见底。

「孤不喜欢欲擒故纵，江长乐。」末了，他留下这句话，大步离去。

小音赶忙凑到我床前，连声询问我饿不饿，渴不渴，难受不难受。

人一病，心情也脆弱得很，差点被她这一迭声的关心问哭了。

小音细心地拿着湿帕子给我降温，「娘娘，你平日里可最是不爱管闲事，今儿怎么想着跳下去救太子妃呢？太子妃有的是人救，娘娘下次莫要再犯傻了。」

这丫头说话越来越不知分寸了，救太子妃哪里是犯傻的事，这明明是光宗耀祖的功勋……

唉。

我刚叹完气，就有温热的水渍落在我的手臂上。

小音哽咽道：「娘娘，小音知道这话大逆不道，但小音看见娘娘这样子，小音真的心疼，比吃不到麻辣兔头、剁椒鱼头、辣子鸡丁还要难过。」

我扑哧一下笑出声，抬起无力酸痛的手，轻轻推了推她。

「我知道，谢谢。」

小音被我这声谢谢吓到了，眼见要跪地行礼，我连忙找了个理由支开她。

身子疲倦得很，没多久我便睡了过去。

梦中有人轻轻抚摸我的面容，还有凉爽的风拂过我滚烫的皮肤，舒服极了。

我如漂浮在云端，身体在空中有节奏地晃动着。

八

不知睡了多久，再醒来是在陆渊云怀里。

看着近在咫尺的男人，我一时间有些分不清梦与现实。

「长乐，你醒了，可还难受？」他扶我坐起，表情痛苦，想来是手臂抱我太久酸麻了。

我狠狠掐了下自己的大腿，逼迫自己清醒，打量完环境后，我沙哑着嗓子问道：「这是去哪儿，你想干什么？」

此时我们正在一辆马车之中，马车行驶速度不快，身后还有整齐划一的马蹄声和脚步声，想来还有不少随从。

「私奔。」陆渊云从怀中掏出几块精致的糕点，递给我，「吃点东西吧，你昏睡三天了。」

我都昏睡三天了？

不可能啊，一个小感冒怎么可能昏睡三天？

「陆渊云，你大胆，你是不是给我下药了？」我惊恐喊道。

陆渊云又不慌不忙地从旁边取过一个牛皮水囊递给我，让我喝水。

我怒气上头，一把打开他的手，踉跄着要跑出去。

他一把环住我的腰往后一带，我跌坐进他的怀中。

「长乐，皇上命我去边关歼灭流寇，此行一年半载是回不了京城的，我不放心你。」他呼吸有些乱了，上半身刻意拉开与我的距离，环在我腰上的手却一点也没松。

我冷笑道：「你这又是怕我欺负你的大小姐，想出来的骚操作？」

他呼吸一窒，再开口时，声音里藏了几分颤抖，「长乐，天高皇帝远，我想带着你去那边重新生活。与我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不好过困在那金丝笼吗？」

这话倒让我有些意外，一时间没反应过来。

「陆渊云，你不过是想帮你的大小姐扫除障碍，何必编造出这样的谎言，我并不想争什么名利地位，我只想安分守己地活着，好好走完我的剧情……」

说不定我就能回家了。

曾经我看过穿书的小说，女主走完剧情就能再穿回去。

虽然不知道我能不能，但我内心一直没有放弃这个念头。而且就算不能穿回去，得罪太子也不是我等咸鱼能承受的。

「你喜欢殷泽？」陆渊云突然用力地板正我的肩膀，逼迫我直视他。

我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，这人脑回路怎么回事？

怎么整得好像这全天下就只有他们两个男人似的，我非得在他们之中挑选一个出来。

耐着性子左磨右磨，我总算把来龙去脉弄清楚了。

陆渊云趁我生病神志不清醒，给我下了蒙汗药，弄晕我后将我带了出来，还伙同江长宁一起在我宫中放了一把大火。

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说服江长宁的。

现在普天之下，都当我这个太子侧妃死于大火之中，尸骨无存。

剧情发展到这步，以我这脑子还真不想出该怎么圆回来。

陆渊云趁机诱惑道：「边关各国人口混杂，汇集了天南地北各种美食，我家产又颇为丰厚，等到了地方，我就全交给你，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想怎么吃就怎么吃。」

哦，是吗？

我露出心动的笑容。

人口混杂，又是边境，若我携款逃跑，岂不天大地大任我逍遥。

「陆渊云，你真是一个好人。」我由衷地夸赞他。

他面上一热，许是害羞了，手上没收住劲，一个推搡，直接将我推到对面去了。

我贴着车壁，傻笑着回头，「劲儿还挺大。」

赶到边关军营时，天空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。

我站在马车上，看着乌压压的士兵，心里有些发怵。

陆渊云这个莽夫，站在马车下，仰头对我嘿嘿一笑，雨水密密麻麻砸在他的脸上。

下一刻，他圈住我的膝盖，直接将我扛起，大步往营帐跑去。

幸好我反应快，死死咬住了下唇，才不至于当众慰问他的家人。

倒趴在他后背时，一种莫名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。

那日抢亲，他也是用这样不雅观的姿势，在众目睽睽下扛着我就跑。

进营帐放下我后，他飞快抱来被子将我团团裹住，只露出两只眼睛。

「你病还没好全呢，这儿不比京城，条件苦了些，长乐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。」他言辞诚恳，一双眼眸温柔如星河。

这会儿才说条件艰苦，在马车上他可不是这副嘴脸。

我问他边关风沙大不大，他说不大，意境佳。

我问他边关日头晒不晒，他说不晒，阳气盛。

我问他边关男人猛不猛，他说不猛，没他好。

不过几日，陆渊云妻管严的名号就在军营中打响了，甚至超过了他常胜将军的名号。

我真的什么也没做，都是陆渊云自愿的。

吃鱼挑刺，喝茶撇沫，坐下之前必先帮我擦凳子，泥泞不好走的路，主动要背，我不好意思这么做，他就一步一步让我踩着他的脚背上走过去……

「瑶瑶，陆将军真是顶好顶好一男人。」厨娘嗑着瓜子，下巴挑向河边正奋力给我洗衣服的陆渊云，说道。

瑶瑶是陆渊云给我取的新名字。

这人有点傻，害怕军中大娘做事麻利惯了，洗衣服洗不干净，又怕我觉得他一个大男人洗女人衣服没出息，于是大半夜偷偷摸摸跑来河边给我洗。

要不是大娘想吃一口新鲜的瓜，带我来看，我还一直蒙在鼓里呢。

「大娘，过几日陆渊云就要打仗了，我们去给他求个平安符吧。」

月光洒在河面，波光粼粼，那个男人随着动作不断颤动的背影，深深刻在了我的眼中。

一声裂帛之声突兀响起，下一瞬，陆渊云狠狠拍了下水面，恼怒道：「这衣服纸糊的吗，算了算了，赶早去城里再买一件，瑶瑶喜欢这花色。」

「早知道当初就该听人劝，不把所有家当都给瑶瑶，应该留一点私房钱。唉……好难啊，又要编造借口跟兄弟借钱了。」

大娘推了推我的肩膀，示意让我过去，而后自己便一步三回头地走了。

我立在原地，踌躇半晌，还是决定不打扰。

陆渊云，有些关系太过亲近就会变质，我与你并非一个世界的人，你所见并非我，我也不愿在这个陌生世界被情爱所累。

我没有你身上那种不怕千难万险的勇猛，我是个怂且自私的人。

九

一夜未睡，我不停翻着木匣子里的地契房契银票。

这是陆渊云的全部身家。

他刚来边关的第一天，就交给了我。

天边泛白，我提笔写下欠条，藏在枕头下，想了想，又放到了床垫之下，才出门去找大娘。

陆渊云听说我要去寺庙求取平安符，表情瞬间变得娇羞起来。

他点了四个得力的将士贴身保护，又细细交代了一番才送我出营地。

「陆渊云，我曾经生活在一个很嘈杂浮躁的世界里，在那里，我消耗了我所有热情、期盼、单纯、勇敢……嗯，差不多就是你身上拥有的品质，我都没有了。」

转身之际，我拉住他的手，踮起脚，拂过他的眉眼，「你是一个明亮的少年，三生有幸认识你。」

那个世界给我最大的伤害，是剥夺了我信任人的能力，对不起，陆渊云。

我挽着大娘，留下一个蹦蹦跳跳，欢乐的背影。

周边是其他人起哄的笑声，他们都以为这番话是女子对男子的告白。

到寺庙我对着菩萨认真祈祷，保佑陆渊云此生平安健康。

大娘让我求个签，我摇了半天，却出来一个下下签，心中顿时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。

连摇三次，都是出来的同一个下下签，气得我愤然站起，差点爆粗口。

大娘忙拉着我，将我拽出了佛殿。

「我们去道观试试。」

有道理，换个地方换个运气，我就不信还能来个下下签。

去道观的途中，有人闹市纵马，人群乱成一锅粥，眼见马蹄要从一小孩身上踩过去，我身边将士争先恐后去救人。

这是大好的逃跑机会，我想也不想冲进小巷子，撒开脚丫子跑。

七拐八拐了好久，突然一异域打扮的人从天而降，一个手刀劈在我脖间。

闭眼之前，我在心里怒骂，今几个运气真是差，水逆的一天。

等我再醒来是在一间黑漆漆的屋子里，四肢都被粗糙的绳索绑住了，稍稍挣扎两下，皮肉就被磨破了。

呼救到口干舌燥也没人搭理，我不禁悲从心来。早知道老老实实待在陆渊云身侧了，悔不该瞎折腾。

屋子看不到外面，分不清昼夜，在这幽闭的空间里，精神折磨更摧残人的心智。

我逐渐崩溃，开始破口大骂，等到口干舌燥时，又追悔莫及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感觉自己大半条命都流失了，门终于被人打开了。

来人穿着异域服，同上次打晕我的那人，扮装一样。

一行有三四个人，他们不由分说地架起我，往外走去。

久不见阳光的我，一出门，被晃得眼泪直流。

他们将我双手绑上绳子，倒拖在马后。

后背在沙石上摩擦，痛得我大汗淋漓，我极力仰着头，害怕头皮也被磨掉。

可怜我步步小心，还是落得这样可怜下场。

陆渊云所有的好，走马观花一样涌现。

马停了下来，我迷迷糊糊看到陆渊云在不远处，骑着枣红大马，身后是整齐划一的士兵。

「大丈夫之争，牵连女人作甚，你要我的命，拿去便是。」他单枪匹马上前，掷地有声，每一句都敲击着我的心口。

马背上的人扔过去一把短匕，「你杀我那么十二名兄弟，该有所表示吧。」

头顶是刺眼的目光，周边是滚烫的黄沙，我绝望地看着那个莽撞的少年，毫不犹豫地跳下马，捡起匕首，毫不犹豫地扎进自己的大腿。

血流如注，他半跪在地上，笑得艳丽明亮，「瑶瑶，如今你信了吗，我自己都没想到，我会如此爱你。我敢如此爱你。」

我疯癫一般，用尽全身力气向他爬去，口鼻里尽是黄沙。

马上那人却起了逗趣的心思，我每爬两步，他便慢悠悠驾马往前走两步，看我被拖着后退，他高兴极了。

再无力气折腾，我哭得哀恸，「陆渊云，你个傻子。」

陆渊云整个人气愤极了，怒吼道：「杂碎，有种冲我来，别动老子的女人。」

马背上的人得意道：「他可是战场上的常胜将军，小娘子，这么好的男人你却想逃？」

我哭得近乎发不出声音，整个身体都在颤抖。

若我不逃，陆渊云就不会是这个下场了。

明明我已经在他各种细节中沉陷，又瞻前顾后干什么？

不就是命运吗？

为何我不敢豪赌一场。

为何连陆渊云一分的气魄都没有。

「瑶瑶，年少时我是喜欢过大小姐，但那种喜欢是敬仰，是感恩。而我遇到你才明白什么是爱，爱是非你不可，爱是生死不渝，你信我，好吗？」他字字殷切，眼里闪耀着泪花，说完又一刀捅进大腿。

我再顾不上其他，拼命点头，「我信，我信……你把钱都给我时，我就信了。」

在我曾经的世界，这样毫无保留的信任，简直是凤毛麟角。

一支凭空出现的箭，划破长空，狠狠刺入马上那人胸膛。

紧接着，箭雨飞来。

战局在这一瞬间被打破，马蹄声响起。

阳光最盛处有人身骑高头大马向我驰骋而来。

来不及看清那人容颜，我便被陆渊云紧紧搂在了怀中。

「瑶瑶，爱自己不会失望，或许是对的，但你爱我，我也不会让你失望，你信我好吗？」

「好……」

十

许是这几日压力过大，我被陷在了梦魇之中，不停经历着陆渊云惨死的画面。

好不容易才挣扎着醒来，浑身都是冷汗。

「陆渊云……」

身侧有人轻轻抱住了我，我想也不想用力环住他的腰，扎进他的怀中，「陆渊云，我好害怕啊，你们这里真的好吓人，杀人都不犯法。」

「犯法的。」好一会儿，头顶传来低沉沙哑的男声。

不是陆渊云……

我飞快退出怀抱，那人却用力禁锢着我，长臂收紧，如同要将我勒进骨血。

「阿乐，跟孤回去吧。」

「太子殿下，陆渊云是个能才，未来必定是你的左膀右臂，助你稳定根基。」冷静下来后，我轻声说道，「殿下可将一切罪责都推给我，以平心中气愤。」

「阿乐，你真的很聪慧。」他扬起脖子，喉结动了动，轻轻叹息，「曾几何时，孤看着你眼中的疏远悲悯，孤以为这世间没

有男子可以入你的眼。」

他好像对我误解很深……我明明怕他怕得要死好不。

说来此次，也要多亏他突然赶来，扭转乾坤，不然我和陆渊云定然要惨死在流寇之手。

「太子……」

我还未说完，他松开我，挽起宽袖，露出爬满狰狞伤口的手臂，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笑意，「你设计离开孤的时候，孤却想着冲进火场救你。」

我羞愧地低下头。

「陆渊云对你用情至深，孤很担心啊，你说他还会不会做出什么大逆不道的事？要不孤用你来试探试探他的忠心，看他如何选择？」

他站起身，走至烛火旁，半边面容融在阴影处，让人看不真切表情。

我慌张爬下床，跪在地上，重重磕头，「人心最经不起试探，太子殿下，请您三思。」

一句猜疑便能草菅人命，这事古往今来还少吗？

我不敢赌。

他转过身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目光尖锐如刀锋。

「江长乐，阿宁说得没错，孤对你好奇，你同其他人一样跪在地上臣服于我时，也不过尔尔。」殷泽蹲下身，凝望着我的眼眸。

四目相对，我发现他的瞳孔漆黑如墨，眼尾上挑，睫毛浓密，每一处都精致极了。

可这样一双眼睛，却深不见底，半分真情实感也看不到。

突然，他歪头在我唇上蜻蜓点水地一啄，「帝王可以有情，却不能深情，孤就用这一点点因好奇而生出的情义，放你自由。」

他挑着我的下巴，浅浅笑开，「你如此聪慧，怎么碰到了陆渊云就蠢了呢，孤的放手，便是绑架陆渊云一辈子的恩情。」

我恍然大悟，原来道德绑架是这么玩的，这男人，最爱的果然还是江山。

「无情最是帝王家，阿宁说得对，留你在身侧，会坏事的……」他松开我，站起身，像是说给自己听，又像是说给我听。

他一走，我立马跑出营帐去找陆渊云。

陆渊云正在受罚，太子罚了他五十军棍，我钻进人群时，他已经挨了四十多下，脸色惨白，浑身是汗，屁股上全是血。

腿上的刀伤也裂开了。

周围的人，无不眼眶通红，拳头紧握，恨不能替他受过。

太子要泄心头之愤，谁敢阻拦？

天子之怒，伏尸百万，流血千里。太子之怒，只不过五十大板，已是大恩。

我半蹲在他身前，他见着我，用尽力气对我展颜一笑，说不出话，就用口型安慰我，「没事。」

「陆渊云，我曾说过我不是个爱冒险的人，但今日，我想把一辈子押在你身上，你敢陪我赌吗？」

他猩红的眼眶渐渐涌起水泽，重重点头。

行刑完毕后，我便主动搬去了陆渊云的营帐，贴身照顾他，寸步不离。

「太子殿下身份尊贵，竟冒这么大险，跑来边关，可见你在他心中非同一般，你不后悔吗？」一恢复点力气，陆渊云就拉着我的手问道。

之前不立人设，那是怕被人爱上。但这会儿不同，是时候展现自己人格魅力了。

「钱财如粪土，仁义值千金。」我声情并茂地说道。

「那你为何携卷我的钱财，想要偷跑？」陆渊云从怀中掏出我留下的借条。

小场面，不能慌。

「立家规，你的钱就是我的钱，我的钱还是我的钱，知道吗？」我夺过借条，撕了个粉碎，「跟着爷混，一天吃九顿。」

他目光温柔地看着我，久久不眨眼，仿佛看呆了一般。

我没忍住面上一红，扭扭捏捏了起来，心口丝丝缕缕泛起了甜蜜。

「瑶瑶，谢谢你选择我，我不会让你输的，边关虽苦，但胜在自由，你可以尽情做你自己，虽然我有时听不懂你说的话，但我知道，你是被某种压力束缚住了，以后，你什么都别怕，错了算我的。」

「错了算你的，你好豪横哦，快把屁股养好，做点正事吧。」

「什么正事？」

「生孩子的正事。」

（完）